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桐城吳先生(汝綸)文·詩集

吳闓生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桐城吳先生  
文集

門人李嘉璧  
敬題

W. 20. 60

吳先生行狀

門人賀 濤

先生諱汝綸字摯甫姓吳氏安徽桐城人曾祖諱太和  
候選府經歷祖諱廷森父諱元甲以諸生舉孝廉方正  
武昌張廉卿先生嘗銘其墓所謂吳徵君者也母氏馬  
其卒也張先生又有馬太淑人耐葬之誌自先生貴  
封 贈兩世如其官先生幼喜讀書少長以文章見知  
於曾文正公遂從曾公受學同治甲子舉於鄉乙丑成  
進士文端公倭仁見其 廷試策而奇之拔置一甲先  
是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以第二人及第其策不用當

時體先生所爲策其體亦異某公曰此有所效而爲之者抑置三甲以中書用曾公督兩江奏調先生至金陵移督直隸又調先生北來補深州直隸州知州以父憂歸又丁母憂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先生之言曰不可於上守吾法不可於法利吾民不可於民行吾志與學故其爲政可博美名取上考而實無裨於民且擾之者一不厝意逆民之情實則利之則毅然而行雖觸上官之怒不顧也初治深布政使錢敏肅公令復廢倉積穀州縣趨爲之先生爲言其弊以爲擾民獨置不復

州舊有義學二百四十餘區其學田豪民攘有之前知州多注意於此屢變其法而弊不除先生曰上務其名民私其利不責實之過也乃廢義學沒入其田千四百餘畝歸之書院又爲書院追償二十年逋負五千金厚給師生廣置書籍而書院以興道光初議均減徭役知州張杰以爲宜用攤丁法均之田畝乃三分所轄村而更取之同治十二年 謁 東陵吏以故事白先生曰均徭於畝張杰之議善矣村戶改變不常而班分而更取仍以故籍爲率猶之不均也於是統境內田畝依徵

糧冊而一均之而均徭之法遂簡易而無弊垂爲永式  
焉其在冀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變沮洳斥  
鹵之田爲膏腴者且十萬畝時財用匱竭官錢不易得  
先生旣上言大府以請苟可出力以助吾謀者無不通  
以書情感勢劫與相違復牘牒書問日數十發卒得白  
金十萬兩而功以成功之未成先生與人書曰百計哀  
求情同無賴旣成則又曰吾於事百無一能至於籌款  
可謂有作金之術矣其於書院如在深州時故二州人  
士皆知務實學先生在冀久成材尤多兩書院遂爲畿

輔冠冀之役法合若干村爲一官村官村歲出錢若干  
官取之官村官村村取之村戶取之官不問也已有不  
均之患村之豐嗇戶之貧富今昔不同而官與官村之  
遞相科斂者不改其舊而民之苦樂遂至夔絕先生一  
以深州均徭之法均之民以爲便在深代游公智開在  
冀代李公秉衡皆世所稱廉能吏也而今之稱道先生  
所爲者不容口於二公之治顧忽焉若忘以先生所施  
皆實政也先生旣受學會公會公國士目之與聞大謀  
輒爲草奏李文忠公代曾公總督直隸尤倚重焉與外



國互市通好之始中國人不知外事動輒召侮受欺李公出而外交之道始明其後交際事繁有疑難必取決於李公故外交之政皆所建立而仿效西法歲有興改其造端發難惟先生是諮而以章奏屬之張靖達公劉壯肅公亦皆虛懷接納訪以救時所急中國建築鐵路劉公發其端先生實勸之其疏先生所屬藁也先生數與諸公議天下事既行其言矣顧不樂仕進在冀八年引疾乞退李公繫時安危故先生竭誠贊畫知無不言數爲李公辯謗遭口語而未嘗有所求嘗一入幕府已

而辭不往李公以先生天下才說從計聽其居官所請無不允屢欲薦之而先生辭不强故先生入仕二十年未嘗遷官增秩而品服如初及乞退李公問其故先生曰無仕宦才李公笑曰才則有餘性剛不能與俗諧耳先生笑不言遂聽其去官而留主蓮池書院其倚辦於先生者如前李公失勢先生爲盡力有加於初故祭李公文有曰不佞在門或仕或止跡疏意親謂公知己嗚乎賢者之相與固不易測度哉先生之學無所不孳究而以能濟時變爲歸宿於古人書率以文衡之以謂文

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則辭之輕重緩急  
離合失其宜而不能得其要領或悖其旨而旁趨又嘗  
言古人著書未有無所爲而漫言道理者故治羣經子  
史必因文以求其意於古今眾說無所不采亦無所不  
掃文法司馬子長旁逮諸家以極其變其論事之文無  
高論膚說不爲苟快意之詞必使言之可行行之可久  
海外諸國近百年中日出其所得新理施之政事遂致  
富强挾其術東來相逼日甚中國相沿之政俗不足以  
當之非講求其術殆無以自立三十年前先生固嘗以

新學倡天下矣近更旁搜廣取窮險闕幽大暢厥旨而  
文益博奧醇懿侯官嚴幼陵先生博學能古文精通外  
國語言文字所譯西書自譯書以來蓋未有能及之者  
而必就質於先生先生每爲審正輒退而服曰非所及  
也其教人旣以古學進之又必語以當世之務奪其舊  
習故自外交事起士大夫毀所不見以無所挾之驕不  
自量之憤爲進退失據之說謂之正論散布於朝野上  
下間使當事者有所牽率不敢恣所爲民氣亦因之不  
靖禍亂屢生而從先生遊者則類能通知世變不爲時

論所淆而以息囂龐啟愚昧爲己任於古學亦能破除庸陋以所獨得發爲文章先生於學者引掖獎薦旣出於至誠故學者多樂從而愛慕之意久而彌篤在保定十餘年深冀人歲時往謁不絕於涂嘗有急需二州人醵金以進先生不能卻也光緒二十六年外釁開諸國兵並至京師不守先生避地至深李公受命與諸國議和以書招先生先生遂至京師和議成天子憂世變之靡有屆也大新庶政與天下更始而以作育人材爲先詔天下用西國法立學建大學堂於京師以統

攝之而命吏部尙書長沙張公爲管學大臣於是張公聘先生爲大學堂總教習先生辭固請不可直隸薦紳魏鍾瀚等于二百人上書先生請就張公之聘猶未應也張公欲遂其事遽聞於朝天子許之命以五品京堂充大學堂總教習先生旣受命思報張公之知遇而慮學校初立其法未能盡善也日本用西法久學制尤明備自請赴日本攷求之旣至自長崎神戶大阪與東西京所有之學校無不往也自文部大臣以及教師學徒與凡以教育名家者無不晤語也自大學

下至村町之學其學地學舍與於學事之人學所應具  
之器物無不博稽而詳察也教授之法論學之旨則必  
深求其所以然之故求而不得思之至困日行數十里  
日接數十人而文部聽講尤必日至不少閒舉見聞之  
涉乎學制者編以爲東遊叢錄旣備旣精在日本凡百  
日而歸便道還桐城至數日又如安慶謀立桐城小學  
堂議定乃還還數日而病病數日而卒二十九年正月  
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先生聲播中外歐美名流皆  
喜與過從推爲東方一人日本人尤信慕學者或航海

西來執弟子禮受業其居中國者無不造門請見贈珍  
物通殷勤而乞詩文以夸示其國及先生東渡傾一國  
人無貴賤男女皆以得一見爲幸更進迭來或伺候言  
動以登報紙有譏其國人趨謁不時使不得休息爲不  
愛客者其國君亦延見致敬愛而有識之徒則爭出所  
有自効曰吾國維新之初號稱多才無先生比者見所  
纂錄則又以爲吾國人自爲論次不能如此精審先生  
之始至其士大夫及中國人之居遊是邦者結會相迎  
謂之歡迎會及其卒則又相與弔祭爲追悼會云先生



友于兄弟伯兄病屏去僕役躬執煩辱季弟病羸服食藥餌必具必精苟可以娛其意竭財力爲之得閒則守視不去積十餘年不怠叔弟官山東亦多病先生時在保定歲走千里往省之爲經紀其公私所應爲者兄弟沒孤寡皆依焉配汪氏封淑人女四人長適直隸候補知縣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忒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鸞側室歐氏子闡生年少有軼才遊學日本學且成矣聞先生疾乃歸女一所著書有寫定尙書一卷尙書故若干卷易說若

千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日記若干卷  
東遊叢錄四卷所讀書皆章乙句絕其文詞之美者以  
丹黃識別之而評薦其醇疵高下其攷證校勘亦雜識  
其中書數萬卷皆有手迹先生雖不樂久宦未嘗以忘  
世爲高李公事業嘗以所學濟之又將佐張公以新教  
法雖未獲竟其志聲光所被已足增重 國家激厲士  
氣而所采錄法明義闡尤可據以措施厥功偉矣其吏  
治於法不必書而紀二州政績必詳且盡者二州人皆  
以爲先生私我輒欲私報之故備書焉以慰我二州人

之私也門人賀濤謹撰

吳摯甫先生行狀

門人姚永概

曾祖太和候選府經歷

祖庭森

父元甲縣附生成豐元年孝廉方正

先生諱汝綸字摯甫世居桐城之南鄉吳氏自元明之交由徽州遷桐城凡數派各自爲宗先生之宗以所居名曰高店高店之吳分二支曰寶慶曰榮華先生之支曰榮華寶慶多科甲仕官榮華則有生甫先生者先生

族祖也以古文名於京師與方侍郎苞同時餘則不顯  
父徵君居鄉里孝友任郵勇於作事不顧藉利害先生  
猶其風類也弱冠中同治甲子科舉人乙丑成進士以  
內閣中書用曾文正公見先生交於方先生宗誠所大  
奇之又聞徵君善教遂延教其孫而奏留先生於幕府  
十餘年文正公薨李文忠公繼之復致禮焉世傳曾李  
奏議多出先生手當文正公辦天津教案時從容謂先  
生曰吾大臣任國事不當計毀譽子年少名甫立盍稍  
避乎先生笑不應及李公用事其所經畫皆前古未嘗

有而當外交之衝操縱應付尤驚駭世俗非庸人所易知先生佐佑其間竭思慮自効不肯諉謝故二公深相倚重大疑大計悉取資之嘗補深州直隸州知州丁父憂繼丁母憂服闋署天津府知府復補冀州直隸州知州乾隆時方恪敏公爲總督下教建立義倉世傳畿輔義倉圖者是也方公薨倉儲寢壞咸豐兵燹以後乃盡耗矣同治十年錢敏肅公爲布政使復修方公倉制先生深州獨進曰不可復也又且擾民錢公曰何謂也先生曰方公當國家全盛上下交足名器貴重故給

七品以次卽爭納粟今富人亡慮皆四五品矣安肯爲  
勸其積也必箕斂甚者威之其儲也責之倉正耗減取  
償焉其散而復斂也敦率之不還若息不足必勾攝而  
敲朴之故曰不可復也又且擾民錢公曰子之言然深  
州獨止不復其在冀也開渠六十餘里洩積水於滏商  
旅旣便田得河流洩讎氣斥鹵變爲肥沃又少水潦患  
民大便之而先生在二州尤以興學育才爲汲汲深州  
故有賢牧張杰括境內廢廟田得五千四百四十餘畝  
增立義學至二百四十五區然久之遂爲豪民私攘而

學廢先生以爲學散在四境官難遍知又無良師長董之名爲村村有學實乃連數村無識字之民於是言於上官請檢視學廢者沒入其田於書院厚給師生買經史圖籍恣高材者覽觀生徒問業四面而至其於冀也亦然又聘王樹枏賀濤范當世爲之師三人者文學皆天下選也然先生去深豪民攘田者閒人京師交通御史劾奏先生破壞義學下總督遣官按治頗復給還而兩州之士自此彬彬嚮文學其尤著者南宮進士李剛已武邑進士吳鏗舉人趙衡凡十餘人爲畿輔冠云先

生在冀數年一旦謝病去李公聘主蓮池書院先生博極古今中外之學於事物無所嗜獨喜蓄書日手一卷不輟評論得失一以文辭高下爲準蓋先生浸淫於古者深以爲文章者實吾國歷聖相禪之至寶也苟具閎博精偉之識其爲文未有不燦然可觀獨古人之文或其辭高或拘束時忌微言孤旨往往匿於篇章之中非好學深思者不能發也然豈果空談不足周世用哉深於文者識必通方今海寓新學日出不窮吾苟能兼收并畜皆足助我化裁損益之道彼深拒固絕者震駭以



爲不可幾及皆由識之不足其於文事或未深造也先生以是爲學卽以是爲教所與游皆一時豪傑至於西國名士日本儒者每過保定必謁吳先生進有所叩退無不欣然推服以爲東方一人也庚子之亂先生避地深州深州人士日夜追隨不去其後法兵卒至先生爲籌應待之策州卒無事乃修補故所嘗纂深州風土記於兵事一篇三致意焉居數月李文忠公奉命修和議先生入京師文忠公薨先生決策南旋直隸指紳魏鍾瀚等千二百人上書請留不顧會朝廷詔開學堂

命吏部尙書張公百熙爲筦學大臣親過先生客邸  
請相助不可則扶服固請仍不可張公則逕入告得

俞旨賞加五品卿銜派充大學堂總教習先生不得已  
於張公則請往日本攷察學制以報其意遂以壬寅五  
月東渡日本故習先生名長崎神戶大阪東西京所至  
集會歡迎一言一動傳錄報紙相誇尙傾其賢豪先生  
鷄鳴而起夜中始休親歷各學攷詢又之文部聽講間  
則與彼教育家往還筆談有餘隙則求詩字商經史者  
屬至先生隨宜應之人人意滿先生居日本三月深知

彼國教育自幼稚園以至大學院階級井然教者易施而受者易領悟也吾國欲興學堂勢非由蒙養立其基不可然獨苦於無師勢非各行省府州縣遍立師範學堂不可循此而計之二十餘年乃有人才起供 國家之用而世變已極豈可更曠日久遠俟之二十年以後然則爲今茲計亟擇年力合格而中學已就之才分入各科專門三五年卽視其所成而任以事此又貴乎力破故例以求實用不可但給以舉人進士等虛榮已也既以是復於張公又集錄所得爲東游叢錄以歸餉國

人初東游時卽請於張公一過故里至是携日本教師一人歸桐城集父老創立縣學堂欲實驗其說云乃以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卒於里第春秋六十有四先生居官俸祿所入悉以給昆弟朋友飲食被御至簡薄未嘗狐裘平居早起喜周行原野至七八里然後歸而治事雖爲曾李二公所知不肯受薦舉其官直隸州知州乃中書所應得也子一人闈生有文行能世其家先生所著尙有寫定尙書尙書故易說詩銘碑論雜文筆記評論諸書闈生偕門人方編次彙行先君子與先

生爲故交至葬先生錫之銘去卒僅三十許日闔生少嘗奉先生命從余游來請撰述伏念先生歷官行事道術文章信於天下見尊於外國實爲國家光榮謹就闔生所述參以見聞稍加撰次以待名公卿上聞付史館垂編錄謹狀

吳先生墓表

賀濤

海西諸國以新學強其政制藝術皆出於學吾國學不加修仿行其法久之不效而見逼日甚庚子亂後天子銳圖自強興革庶政而以學育才詔用西國法立

大學於京師府縣以次建設 命吏部尙書長沙張公  
爲管學大臣張公爲大學求師薦桐城吳先生於 朝  
命以五品京堂爲大學總教習望治向學識時務之  
士皆謂新政之行必先立學而立學莫急得師聞先生  
教習大學則相與鼓舞怵慰如政已成先生往日本攷  
求學制歸未及至大學而卒則又相與堙鬱歎悼如學  
未立先生之學不名一家博采無我自信則不知有人  
擊討往籍攻堅發幽文從意顯饜乎人人之心論世事  
主變法之說三十年前吾國不知外事之時固已究攷

西學因事託意發爲文章西書日多學益博奧精邃尤屬意詞章所著述不標體格而必以太史氏韓氏之法行之於古書旣因文以通其意又謂西書體例近於漢人之纂著惜吾國之譯書者弇鄙不文不能傳載其意故嘗以詞章之說教人世運旣變學術隨遷新舊乘除就此遺彼甚或兩傷弊且中於國事先生則糅而和之破其拘攣斂其浮誕相得而不相奪立學之始得先生爲之師學收其效法乃可更而先生遽卒此固運會盛衰之所繫而望治向學識時務之士所同悲者也先生

諱汝綸字摯甫初見知於曾文正公李文忠公嘗佐其幕二公謀國偉略皆與知之爲草章奏而與李公交最久咸同以來西國東漸之勢日盛事變紛起情僞百出古所未有鄙儒疑怪舞筆鼓舌李公獨執國柄中外叢責先生左右其間決疑發難輒引其端而持其後前後歷三十年李公卒能忍尤肩鉅支拄困危先生性剛不能屈意於人故不樂久宦旣釋褐知深冀二州未幾棄去而在二州所設施皆有百年之利世號爲良吏者所不肯爲善待士在冀得士尤多每有興作所得士竭智



能憊精力日夜馳騫不倦深人亦來受役與均先生曰  
有事諸君勸趨而吏此者反安坐享其成吾甚愧之去  
冀主講蓮池書院二州人歲時請問不絕有疑必咨焉  
於先生事則分任其勞嘗釀金以赴先生之急先生力  
卻之不發視冀人在保定者卽以其金應先生所需事  
已乃白先生無如何與濤書自言受之有愧濤復書曰  
先生施德於二州皆視爲固然未嘗言報今稍進人事  
而先生乃沾沾於辭受取與間是外我二州人也先生  
亦不復言庚子之變避地至深會法兵將釋憾於深大